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

全传

成思远/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明武宗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 成思远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600 千字

印 张: 518.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 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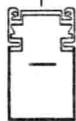
第 一 章	少年登基	(1)
第 二 章	宦官刘瑾	(47)
第 三 章	内外之争	(70)
第 四 章	豹房生活	(89)



第一章 少年登基

—

明弘治四年的9月24日下午申时,明朝北京皇宫中又诞生了一位皇子。皇子的父亲是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樞,这年才满21岁,母亲是张皇后。孝宗朱祐樞的幼年充满了艰辛,他为宪宗朱见深与宫人纪氏所生,可是宪宗的万贵妃妒忌成性,见妃嫔生子,皆使之不能成活。纪氏生子,赖宫中人庇护得活,养在西宫深处,未遭万贵妃毒手。直到此子3岁时才得见宪宗,遂立为皇太子,后来成为弘治皇帝。这段故事有点像传统戏中的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情节。孝宗为皇太子时,就立张氏为妃。孝宗即位后,封张氏为皇后。有人说由于孝宗与皇后感情好的关系,孝宗未置妃嫔,而只选了5位夫人。又有人说因为皇后张氏也是一个妒忌成性的女人,迫使孝宗不立妃嫔。明朝的16位皇帝中,只有皇后、不立妃嫔的恐怕只有明孝宗了。当孝宗有了这位皇子之后,举朝上下欣喜莫似。原来明朝立国以来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的实属罕见的。朱元璋的长子是朱标,而是马皇后所生。可是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,当时朱元璋既不是皇帝,马皇后当时也未立为皇后。因而,朱标虽是朱元璋的嫡长子,可还不算名正言顺的,要打一点折扣。朱允炆不是朱标的长子,母亲生他时,还是个王妃。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,当然不是长子,而且其生母是不是马皇后,据说还有问题。后来的仁宗朱高炽、宣宗朱瞻基,都是自己父亲的长子,然而母亲诞生他们时还都是王妃,而非皇后身份,在“嫡”字上还是有点问题。英宗朱祁镇虽是宣宗长子,可生母却是宫人孙氏,后来才进封贵妃。景帝朱





祁钰是宣宗次子，生母是吴妃，既不是长子，也不是嫡出。宪宗朱见深为英宗长子，但生母是周贵妃。孝宗朱祐樞是宪宗第三子，生母是宫人纪氏，后封淑妃。从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，除了皇太子朱标和武宗朱厚照之外，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的。何况朱标早死，没有作成皇帝。所以明武宗朱厚照算得天独厚的明代皇帝中既是嫡子、又是长子的一位。在封建社会中，嫡长子地位在宗法关系中至为重要，在帝王家可能更为重要。这次孝宗和他的张皇后生了这个空前的皇家嫡长子，当然是皇家的大喜事啊。

还有一件事说来也是巧合。皇子朱厚照的生年月日时的4个支辰，排列起来却与众不同。原来朱厚照生于：

明弘治四年为辛 亥年

九月为甲 戌月

廿四日为丁 酉日

生时为 申时

朱厚照的“支辰”，若按时、日、月、年的顺序读上去，恰好和地支的“申、酉、戌、亥”的顺序巧合。这在星命家看来，真是“贯如联珠”的大贵支辰。据明朝人讲，这位皇子的特殊支辰，和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支辰有某些类似之处，所以可以预见，这位未来的大明皇帝，一定会像他的祖宗太祖高皇帝那样创基立业，恢宏朝运，大有作为的。

下面介绍朱厚照的父母，就得从万贵妃说起。

二

万贞儿(1430—1487)，青州诸城(今山东诸城)人。其父万贵，早年在诸城县衙里做小吏，后来因为亲属犯法受到株连，举家被发配到霸州(今河北霸县)，万贞儿就出生在这里。明宣宗宣德八年(1433)，4岁的万贞儿被充入掖庭，做了孙太后的侍婢。按常理，宫中奴婢多半是打些粗活支应，很难有出头之日。



万贞儿年岁虽小，但自幼家境坎坷，看惯了世人的脸色，小小年纪便能察言观色，见风使舵。她聪明伶俐，办事机敏，又善解人意，使满宫男女都很喜欢这个少年老成的“小大人”、“小机灵”。孙太后更是怜爱有加，特意将她留在身边，掌管衣饰头面等物。如此年复一年，命运大门竟徐徐地向万贞儿敞开了。

经过几度风华岁月，万贞儿渐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，成长为体态丰满、容貌光腴的大姑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万贞儿也变得更加乖巧。她接人待物细致周到，说起话来甜言蜜语，尤其是那双机灵的大眼睛，总是随着主人的喜怒哀乐而不断转变。孙太后每天被万贞儿侍奉得喜笑颜开，人前人后对她的孝敬和机灵赞不绝口。万贞儿尝到了巧言令色的甜头，她为此而感到心满意足，心中逐渐生成一种奇异的处世之道。

日子本来是平淡无奇的，可偶然事件却能意外地激起轩然大波，并衍生出一系列的不平常事件，也为一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机会。

正统十四年(1449)八月，明朝军队与北疆的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(今河北怀来东)发生一场恶战，大明皇帝英宗朱祁镇竟然兵败被俘，成为有明一代的奇耻大辱。为维护明朝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，朱祁镇的皇弟朱祁钰，幸运地在一夜之间由郕王而登临皇帝宝座，成为居位八载的明代宗。刚刚继位的代宗皇帝需要借重孙太后之力，许多内政都交由她主持处理。孙太后处事干练，接手内政后，下诏将她的嫡孙、英宗长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，以解决英宗一脉皇嗣正统入继的大事。

朱见深被立为太子时，才2岁多，孙太后特意挑选身边最为练达人情的万贞儿前往东宫照料太子起居。这一年，万贞儿年届20。在她看来，这桩差事分明表现出孙太后对她的充分信任。从长远计，今日的太子就是后日能够倒转乾坤的皇帝，只要自己尽心护养，将来定会得到加倍的回报，这般美差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虽然此时的万贞儿不曾想到这对年龄有如母子、地位隔如天渊的主人与婢女间会有婚配的缘分，但按照她一贯的处世



准则，还是认定这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。

万贞儿欣然赴东宫太子府，以她特有的女性细致、体贴，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朱见深的照料之中。她的精明、干练显露无遗，很快，便同太子建立了超乎常人的长幼挚情。

次年，即景泰元年（1450）八月，英宗皇帝获释，回到明朝京城。按常例，代宗朱祁钰应该让出皇位，拥戴英宗复辟。可做皇帝的美妙远胜于做藩王的滋味，到此时他便顾不得原本难割难舍的手足亲情，更不管平日里不离口笔的忠孝节义，索性把英宗安置在南宫，表面上尊之为“太上皇”，实际上是幽禁起来。这样一弄，太子朱见深的生母周妃也失去了自由，朱见深成了父母双全的“孤儿”，只得与万贞儿相依为命。幸好万贞儿有胆有识，里里外外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使见深这个年仅4岁的幼童，从大侍婢的身上得到了类同于母爱的温暖。

越一年，即景泰三年（1452）五月，明代宗朱祁钰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，废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，朱见深的处境更加恶化。失去了“储君”的金字招牌后，不仅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一大截，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伞。见深的存在危及到当今太子的皇统地位，正犯了“位高震主者身危”的忌讳。小见深还是个幼冲之童，不懂得这些深奥的道理，可贞儿已历经三朝，深知宫廷险恶，时刻怵惕于心。患难之中，万贞儿对朱见深愈加精心呵护，二人的情感锤炼得更加真挚深厚。

幸运的是这种日夜惊恐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。一年半后，即景泰四年（1453）十一月，皇太子朱见济忽然死去，皇朝正统之议成了热门话题。正统所在，标志着人心所向。大臣们普遍认为明英宗堂堂正正地承袭先皇遗位，是父死子继的皇室正统，其子朱见深也便是货真价实的皇嗣太子。因而朱见济一死，关于皇储的谏议在朝中立发，且相继不绝，仅是大的争议就有数起。景泰五年（1454）五月，礼部郎中章纶、御史钟同清复议沂王朱见深为太子，被代宗打入锦衣卫大狱。景泰六年（1455）七月，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重提旧议，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。代宗



闻讯，在殿阙下当众杖责廖庄，随即又去锦衣卫狱中重责章纶、钟同，直至将钟同活活打死。

万贞儿看到廷议纷杂，心中喜惧参半。喜的是滔滔众议为朱见深复位点燃了希望之火，至少短期内他的生存有了保障；惧的是皇室争杀无所不用其极，生死祸福实在难以预测。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，万贞儿和朱见深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。景泰七年（1456）二月，太子朱见济的生母杭皇后不幸去世，到年末，代宗皇帝又身染重病，真可谓苍天不佑。机警的万贞儿，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，以她的所见所闻，隐约觉得朝廷中似乎还会再发生些大事，还会有疾风暴雨出现。

景泰八年（1457）也是不平静的一年。正月十三，代宗朱祁钰的病情加重，命人送他去南郊斋宫中沐浴祈福，当晚便留宿于此。正月十五日，群臣朝见，奏请代宗速立太子，以为社稷考虑，代宗不听。不料，到了十八日凌晨，以武清侯石亨为首，太监曹吉祥、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乘代宗病体沉痾，带领一班人深夜撞开南宫门，恭迎太上皇英宗朱祁镇复辟，夺门而出，占据朝堂，史称“夺门之变”。到早朝群臣见驾时，发现受贺的天子竟是英宗，皆大为惊讶。旋即，英宗宣布改元天顺，重新登上阔别八年的皇帝宝座。二月初一，英宗宣布废除朱祁钰的帝号，仍袭用郕王的封赠。半月后，朱祁钰忧惧交加，骤然病故。

代宗一死，明朝天地重新回到朱祁镇父子手中。三月初六，英宗复册朱见深为太子。这年，见深年仅11岁，而万贞儿却是一个28岁的老侍女了。望着太子朱见深因地位失而复得露出的灿烂笑容，万贞儿的心中 also 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意和满足，她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当初的感情投资没有白费，回报的时刻就要到了。望着还是满脸稚气的朱见深，万贞儿的心里开始快速盘算着以后的计划。她需要什么呢？作为一个久处深宫的老处女，她此时最渴望的便是异性之爱，眼前的少年太子虽然不是她追求的男性偶像，但却是她成功的全部寄托。只有牢牢地俘虏他，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。经过一番考虑，她开始把



暮春女子的情思与狂热全部倾洒到太子朱见深的身上。此时的万贞儿虽已年届 30,但保养得很好,犹如一朵盛开的玫瑰。她有意识地表露成年女性的风韵,在对太子一如既往地照料的同时,又增加了卖弄风情、诱惑异性的成分。过去,她是用母亲和长姊般的亲恋之情温暖了朱见深;今后,她要用千种仪态、万般风姿去驯服这个情窦渐开的少年。一般女人不敢想的事情万贞儿去想了,而一般女人不敢做的事情万贞儿也去做了,并且获得了成功。

皇太子朱见深 14 岁的那年,一天,他突然发现在万贞儿的身上,不仅有成熟女性的温情,还表露出纯情少女的妩媚,在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,竟令他心旌摇动,意乱情迷。冥冥中两个人仿佛约定了前世宿缘,使朱见深是如此渴望得到万贞儿的一切。每次见到她,朱见深都觉得热血沸腾,而万贞儿恰到好处的颦笑或婉拒,更令他如痴如狂。就这样,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皇太子朱见深被长他 17 岁的万贞儿深深迷惑住。这个年龄可以做他母亲的女人亲手编织了一张情网,轻而易举地俘虏了少年太子,畸形的社会历史,特殊的人生之旅,培育出一株怪异的情爱之树。它将开什么花?又会结什么果呢?

天顺八年(1464)正月,明英宗朱祁镇病逝于乾清宫。当月,18 岁的太子朱见深继承皇位,是为明宪宗,尊英宗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,尊生母周贵妃为皇太后。

朱见深即位后,后宫中最得意的人当属万贞儿。当初她凭着机警、谄智和圆通,从感情上俘虏了朱见深。如今,朱见深当上了皇帝,万贞儿自然要编织自己的皇后美梦。

世间之事,如意者少,不如意者多。关于朱见深的婚配,英宗谢世之前,就曾做过郑重安排。当时,英宗从 12 名待选秀女中挑选了吴氏、王氏和柏氏三人,留在太子宫中待选太子妃,从家世、品行和容貌几方面考虑,吴氏最为英宗中意。她出身于书香门第,才貌俱佳,聪明知书,巧能鼓琴,年岁也堪相匹。怎奈,还未等做最后定夺,英宗便一病身亡。临终前,他将选妃立后之



事托付给了皇后钱氏。钱太后经过同宪宗生母周太后商量，又让司礼太监牛玉详细考察后，最终确立吴氏为皇后，并颁布谕旨，择吉日举行册封庆典。

消息传来，不但万贞儿心中恼怒，连宪宗皇帝也是一脸的愁容。这几年来，他一直对万氏情有独钟。儿童时代形成了近似母爱的挚情和敬畏心理，成年之后又产生了超越年龄的狂热爱恋，这种夹杂着仁爱与性爱的双重感情，使他从心底里渴望给万贞儿一个公开的名号，便于长相厮守。只是，万氏出身卑贱，年纪又比自己大了整整 17 岁，堪堪与母亲周太后相若，哪有立她的合适借口呢？选立的吴皇后，先有英宗遗命，后有两宫太后作主，貌美才高，实在挑不出一毛病。况且刚刚即位就想反抗太后懿旨，未免过于不敬。宪宗皇帝思前想后，纵有许多的不甘心，也只能暂时接纳吴氏为后，其他想法留待日后徐图解决。

册立皇后的典礼堂堂皇皇地举行。唯有万贞儿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，最初的哀怨转化成强烈的嫉妒和仇恨，她决不能让这个年轻的少妇霸占了六宫之主的位置，她要想尽一切方法诋毁她、打击她。从吴皇后入宫的那天起，万贞儿就没停止在宪宗皇帝耳边数落吴皇后的不是，还撒娇弄嗔地述说自己的委屈。在万贞儿的挑唆下，宪宗对吴皇后十分冷淡，总觉得她待人平淡如水，无滋无味，不似万氏这样情烈如火。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，使吴皇后倍感苦恼，她不理解，为什么一个出身卑贱的中年宫妇竟在皇帝面前这般得宠，公然对自己指手划脚？而自己年轻、漂亮、有才识，又是两宫太后钦定的正宫皇后，反而丝毫得不到皇上的爱抚，虽是新婚燕尔，每次见面，宪宗总是冷若冰霜，令她非常尴尬。

年轻的吴皇后一旦对自己的地位和信心产生了怀疑，便把满腹怨恨都迁怒到万贞儿身上，常常借故训斥她几句。万贞儿看透了吴皇后的心思，自恃有宪宗撑腰，索性激化矛盾，以便在公开碰撞中找到诋毁皇后的口实。年轻的吴皇后果然上了她的当。有一天，皇室举行祭祀寝陵的典礼。因万贞儿无端抢了风



头，吴皇后忍无可忍，怒声呵斥了她几句。万氏哪肯退让，当下反唇相讥，反倒顶撞吴皇后两句。吴皇后联想起入宫以后的种种冷遇和万氏的飞扬跋扈，再也压制不住满腔怒火，喝令手下的宫女将万贞儿掀倒在地，痛痛快快地暴打一顿。

吴皇后杖责万贞儿，心中出了一口恶气。万氏虽受了皮肉之痛，心里面却横生了一番坏主意。她把头发撩乱，将衣饰弄脏，一路上大哭大叫着跑到宪宗面前去告状。宪宗见万贞儿衣衫凌乱，满身伤痕，一脸涕泪，先自同情起来，再听万贞儿小題大作、无中生有的辩白，早已气得暴跳如雷，恨恨地叫嚷，要用同样的方式殴打吴皇后。万贞儿一听，哭得更加响亮，还欲擒故纵地说：“皇后乃是六宫之主，哪能杖责？贞儿早已人老珠黄，不如早点发配出宫，免得给皇上惹事。”少壮天子年轻气盛，不知不觉便中了万氏的激将法，竟怒气冲冲地起誓：不废掉吴皇后决不罢休。

第二天，宪宗皇帝毅然传语，说是：“先帝为朕简选贤淑女子，已定王氏为妃，留在宫中待期成礼。太监牛玉从中贿赂受礼，另选吴氏荐于太后。册立之后，朕见吴氏举动轻佻，礼仪失度，性情粗暴，德不称位。于是细察其实，才知牛玉舞弊情由。现请两宫太后，废除吴氏皇后尊号，贬于别宫幽居。”这皇后册废一事，事关重典，哪能随意而为。两宫太后不肯轻允，宪宗便拿出伪造的牛玉证词。太后且信且疑，仍不便轻决。宪宗又施出痴情拗态，声言：“两宫太后若不准皇儿所请，情愿放弃帝位，与佛西游。”这一来，生母周太后首先让步，接着钱太后也只得表示同意。礼部随即颁诏，废去吴皇后尊号。吴氏在皇后位，连头带尾总计 32 天。

宪宗乘机向太后奏请，要厚厚地封赠万贞儿，怎奈提了数次，都未得响应。原因不外乎两条：其一，吴氏倘因贿选排挤了王氏，那么吴后被废，理应册立王氏为皇后，若改立他人，显系违背先帝遗命，罪有不赦。其二，万贞儿年纪比宪宗大一倍，又兼出身微贱，不具备选后条件。且昔无英宗遗愿，今无太后认可，



如果一意孤行,定遭朝臣非议。宪宗无奈,只得暂且搁置下万氏,不敢复提此议。万贞儿纵是万般心焦凯觐后位,见众议如此,也不能发作,只有一如既往地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
天顺八年(1464)十月,与吴皇后行封之期相距仅81天,皇宫中再次为王皇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,性情柔弱、举止文静的王氏成为坤宁宫的新主人。万贞儿精心设计了一场阴谋,徒使王氏白拣了个天大的便宜,她心中的恼恨是难以言表的。

王皇后有了前车之鉴,遇事均处之淡然。尤其对万贞儿所作所为,她大多隐忍退让,听之任之。因此,王、万二人倒也相安无事。有时,皇帝召幸王皇后,她却借故推脱,免得引起万氏嫉妒。宪宗在位20余年,王皇后与他同宿不到十次,始终未曾怀孕、生过子女。她靠着肉体上、精神上的重大牺牲,才换得以69岁的高龄安度了一生。

王皇后形同虚设,万贞儿的肝火和妒肠也慢慢平息下来。她逐渐意识到,宪宗和她都失去了废后再立的借口,眼前的上上之策,一是把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,二是早为他生个龙子。尤其是后者,倘能尽快生个皇长子,凭她在后宫的实力地位,儿子被册立为太子,进而攀登龙座,是丝毫没有问题的。到那时,儿子是天下龙主,万氏仍可以风光后半生。谋及此,她的眼界又开阔起来。

万贞儿想怎样干就一定怎样干。她依仗16年来太子近侍总管的实际身份,一变而自任为皇帝的近侍总监,走立坐卧形影不离宪宗,力排列嫔接近皇上。即使宪宗外出游幸,万氏也穿上一身戎装,在皇帝鞍前马后指东道西,威势赫赫。她想让人们知道:万贞儿不仅在宫廷中对皇帝管吃管穿,也能在外朝管臣管民。

常言道: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又有云: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一年之后,即成化二年(1466)正月,时年37岁的万氏果然抢先老蚌生珠,如愿以偿地为宪宗皇帝生下了第一个儿子。宪宗皇帝欣喜万分,派出许多使臣到各地祭祀名山大川,祈求上天保佑皇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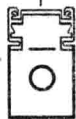
子平安无恙。同时，加封万贞儿为皇贵妃，移居昭德宫，其地位一下子跃居三宫六院众嫔妃之上，仅列王皇后一人之下。由于王皇后虽在其位却不谋其政，况且又无子无女，凭这两点，万贵妃的近况晚景都稳稳地胜过王皇后。一时之间，万氏成为权倾六宫、炙手可热的人物，不仅内廷的嫔妃侍妾纷纷向她讨好献媚，就连外朝的大臣也竞相逢迎巴结。

饶有心机的万贞儿决心得时不怠，广结网络，多树党羽。

万贵妃先把自己的父兄子侄拉入朝中，引为内援，形成强大的万氏外戚集团。她的生父万贵早年沦落异乡，如今女儿得宠，随即转入内朝，荣任锦衣卫指挥使要职，相当于近现代国家特务机关的大头目。万贵倒也为人守正，处事谨慎，于成化十年（1474）去世。其他万氏子弟则一个个如虎似狼，纷纷利用内亲身份，先后窃据要位：万喜任锦衣卫指挥使，后升任都指挥同知；万通任锦衣卫指挥使；万达任锦衣卫指挥僉事。他们利用权位，争相贪赃枉法，胡作非为。

还有一个似亲非亲的大学士万安，本与万贵妃毫无亲缘瓜葛，但为了攀高结贵，也凭借同姓之便，硬和贵妃扯上姑侄关系。

万安本是涪州（今四川眉州）人，与贵妃祖籍诸城（今山东诸城）相距万里。他用重金买通贵妃身边的太监，冒称自己是万氏子孙。他比万氏年长 20 岁，却说辈份应属贵妃的娘家侄儿，请求向万贵妃行认亲礼。万贵妃自忖出身寒微，连个识文认字的亲戚也没有，索性顺水行舟，欣然接纳了这个低眉哈腰的势族人物。小姑妈对老侄子百般提携，不几年，万安就从编修升任礼部侍郎，后又兼翰林学士，入内阁操持国家大政，最后官至内阁首相，成为百僚之长。万安在溜须拍马方面堪称群奸之首，他不但向万贵妃顶礼膜拜，还经常巴结万喜、万达，就连万通的妻氏他都常去慰劳，凡与贵妃沾边的亲贵，无不——打点。除去行贿之外，万安一无所能，胸无点墨。他时常受到宪宗召见，每次临朝，他都扯着嗓子山呼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”。一旦议及政事，不是含糊其词，就是唯唯诺诺。大臣们私下里捧腹嘲笑，谄





称他是“万岁阁老”。

万贵妃还利用内批授官的特权，大肆网罗外朝亲信。宪宗登基之初，曾颁行一项先朝不曾有的新制度，即内侍宦官可直接传达皇帝旨意、委任高级长官，不必经内阁大臣会议。万贵妃既然控制住了宪宗皇帝，自然把持住了这个大权。于是，一批贪官污吏便借机混入朝廷，成为万氏的政治附庸。庸夫俗子逍遥得志，廉洁清正大臣势必遭受排挤与打击。万贵妃刚刚专宠时，就为这种昏暗的政治格局作了铺垫。此后与时推移，日渐加强与外戚、宦官乃至方士、妖僧等的勾结，牢牢控制内朝大权，使明朝政治的腐败达到惊人的地步。

万贵妃机关用尽，全是为了“权”“势”“利”“欲”四字。然而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就在万氏春风得意，到处炫耀威势时，她的儿子却仅活了几个月，还未及命名，就生病死去了。皇长子的夭折，对万贵妃是个致命打击。这不仅是慈母失去了爱子，而且是权力狂失去了已经到手的晋升阶梯。她连日来昏昏沉沉，悲痛欲绝。她是一个极要强的女人，深知若无儿女傍依，在皇室激烈的竞争中，将来会无法生存。短暂的苦闷之后，她又做了新的打算：一方面要抓紧时机多与宪宗接触，求个广种博收；另一方面严格防范其他嫔妃侍寝皇上，逼使他人难以生育。她命亲信党羽四处采集春药和淫技，供万贵妃和宪宗使用。方士李孜省和妖僧继晓都熟谙此道，极力效劳。就连大学士万安也遍翻藏书秘籍，寻找“房中术”，先后献上，仅这方面的奏折就积累了一箱子。万氏就这样近乎疯狂地忙碌着。

万贵妃空忙活了三年，怀孕的事依旧如泥牛入海，杳无消息。当她意识到自己年届40已无再育能力时，她的心理开始扭曲变态了。她要用十分残酷的方式来对待周围那些嫔妃们，她得不到的东西，也绝不让其他人得到。

这时，宪宗皇帝刚过20岁，正是风流多欲的年纪，时常背着万贵妃到其他宫中寻欢作乐，有时甚至同侍女和宫妇偷情。万贵妃在后宫里安插了许许多多的心腹太监，对皇帝的一举一动



都了如指掌。宪宗在哪里留宿，她就及时派人将毁胎药送到哪里，由太监当面督促嫔妃服下去。凡是发现有妊娠迹象的，一律用烈性药物堕胎。有的嫔妃体质虚弱，服药后痛苦不堪，甚至命丧黄泉，万贵妃也毫不吝惜。有的服药后，仍保住胎儿，一旦被万贵妃探知，立即再用更加酷烈的手段扼杀摧残。一时间，内宫中笼罩着浓厚的恐怖气氛。嫔妃们十分惧怕万贵妃的眼线，就连皇帝下令召幸，都纷纷托辞回避。对此，宪宗皇帝也无可奈何。多年来，他似乎变成万贵妃的附庸，童年时代的依偎，患难岁月的彼此心照，成年后的纵情肆淫，为二人深深奠定了奇异的感情基调。他对她，既有真诚的感激与情爱，又有深深的敬畏乃至恐惧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对她采取放纵态度，以致在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这其中有真情，也有无奈。

纵使万贵妃密查严防，宫中也还有怀孕生子的事情发生。

成化五年（1469），柏贤妃生下一个儿子。宪宗大喜，亲自给他取名朱祐极，并派人精心哺育教诲。两年后，即成化七年（1471）十一月，宪宗册封祐极为皇太子。

太子册立后，万贵妃心中翻江倒海般地腾涌起来。她知道，柏贤妃势必因子而贵，地位很快会超过自己。上有王皇后，再加上一个柏贤妃，万氏专宠的局面就岌岌可危了。疯狂的嫉妒心与权势欲冲垮了她的理智大堤，淹没了天良与人性，她把罪恶的魔爪急切地伸向年仅2岁的皇太子。结果，朱祐极刚登储位不足三个月，就突然暴病身亡。知情人人都知道这是万贵妃导演的“杀子报”，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表示怀疑。明宪宗非常难过，追赠“悼恭太子”的谥号，以示纪念。

还有一次，宪宗皇帝在瑜妃宫中留住了几夜，万贵妃得知后，气势汹汹地赶来，喝令宫女把瑜妃毒打一顿，临走又朝她的腹部踹了几脚。当夜，瑜妃流了产，只好将胎儿偷偷地掩埋，连个大气也没敢出。

由于万贵妃淫威咄咄逼人，后宫列嫔再无人给皇帝产下儿女。这种情形引起朝中大臣的忧惧，纷纷旁敲侧击地进言，要求



皇帝为国家社稷着想，早定国本，“普施恩泽，以广继嗣”。内阁大学士彭时说得更直截了当：“如今嫔嬙众多，却孕育无兆，必因陛下爱有所偏，而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。为祖宗社稷着想，诚望皇上能均恩爱，广求皇嗣。”彭时的进言，实则是提醒宪宗皇帝，不要专宠万贵妃一人。宪宗闻奏，竟然回复说：“这是内宫的私事，卿等不必过虑。”眼看皇帝设辞搪塞，万贵妃更是有恃无恐，胡作非为。直接深受其害的还是宪宗皇帝，他为久无子嗣忧心忡忡，痛苦欲绝。直到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初，太监张敏泄露了六年前的一段隐情，才揭出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件。

早在成化五年（1469），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宪宗皇帝信步漫游，来到了内馆藏经楼，偶遇女史纪氏值日。纪女本是广西贺县瑶族人，父亲是蛮族官吏，家境殷实，从小受过良好教育。成化三年，因南蛮部造反，纪女在战争中与家人失散，被俘掳到北京，充为宫女。纪女聪明伶俐，又饶有些姿色，被王皇后选中，亲自教她读书识字，还提拔她做了一名管理宫廷内库的女史，经管内藏中的各种文献资料。

宪宗来到内库，眼见曲径花繁，闲庭树茂，朱楼翠阁窗明几净，横额竖幅四壁映照。书山重重，井然而有序，墨海茫茫，龙飞而凤舞。这番观感，自是不同于闹轰轰的前朝后府。再看纪氏，面目清丽，肌肤细腻，体态轻盈，纤弱中透出英爽之气，文静中隐现浓郁深情。她不像王皇后那样过于沉静，更不像万贵妃那样过于老辣，也不像……但这些人身上的气韵特长，她似乎又兼而有之。再向她问询数语，只听她从容对答，似是一切都成竹在胸。宪宗见景生情，当夜便在内藏留宿，命纪氏侍寝。

这次偶然幽会，竟然使纪氏巧结珠胎。几个月后，她的肚子渐渐鼓胀起来。本来是天大喜事，可纪氏却万分担心。她怕一旦被万贵妃查知，不仅自己性命难保，腹中这无辜的小生命也会连带遭殃。她终日惶惶，又无计可施，那薄情的宪宗皇帝，却从此一去不回头。

果然，没住多久，万贵妃的爪牙便探听到纪女史的情况，报